

峥嵘岁月



前 言

《峥嵘岁月》这本小册子，通过徐州煤矿、南通国棉一厂、连云港码头等五个单位的历史片断，生动地记述了解放前劳动人民的血泪史、斗争史，这是旧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对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一个有力批判。“**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对于革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是必不可少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解放前可歌可泣的斗争，解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激励着人们更加热爱新社会，更加痛恨旧社会，激励着人们更加坚定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劈风斩浪，奋勇向前！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当我们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怎么能不想起过去革命前辈同黑暗势力作殊死斗争的英勇斗争历史，又怎么能忘记今天创造美好未来的道路坎坷不平、充满斗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它告诉我们：阶级敌人是怎样不甘心死亡，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它告诉我们：人民要得到解放，斗争要取得胜利，决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还告诉我们：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只有斗争才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斗争才是幸福的泉源。

缅怀往事，温故知新。在那黑暗的旧社会，劳动人民受苦受难是“天命”所定吗？不是，是“运气”不好吗？也不是，而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所带来的，是吃人的旧制度所造成的。从

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什么神仙皇帝，千百万在旧社会被剥削阶级踩在脚下的“卑贱者”，如今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不是因为“命运”变好了，而是由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制度的结果。但是，林彪这个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却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叫嚷“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剥削阶级失去的天堂，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如果让林彪的阴谋得逞，地主资产阶级就要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广大劳动人民就要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旧社会的历史决不能重演。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革命，永远前进，反对复辟、倒退，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编 者

一九七四年九月

目 录

- “洋行”风暴…………… 南京肉类联合加工厂(1)
- 铁山的战斗…………… 徐州利国铁矿 孙耀 正森(21)
- 矿山烈火…………… 徐州矿务局《矿山烈火》编写组(41)
- 纱厂战歌…………… 南通国棉一厂(62)
- 海港风云…………… 连云港港务局(85)

“洋 行” 风 暴

南京肉类联合加工厂

雄伟壮丽的南京长江大桥，犹如一条红色巨龙，横卧云空。

波涛滚滚的扬子江上，巨轮疾驶，千舟竞发。

风景如画的大桥公园，游人不绝，发出阵阵欢笑……

就在这大桥公园的旁边，有一条金川河，在金川河的西面，耸立着几幢高大的楼房。解放前，这里是英帝国主义开办的“和记洋行”，现在，它发展为一座大型的肉类联合加工企业。过去，这里是洋人当道，工人遭殃，它是牲畜的屠宰场，也是中国工人的苦难场；如今，这里工人当家作主，它为社会主义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走进南京肉类联合加工厂，马达轰鸣，机器欢唱，生猪加工流水线挂着一片片干干净净的白肉，沿着轨道迅速滑向冷藏库。库房里，白条肉、分割肉堆积如山。南来的水产，北来的鲜果，四面八方汇集来的鸡蛋和家禽，在这里都能得到适宜的温度，不霉、不烂、不变质，保持着新鲜。汽车、火车、轮船，鸣着

欢快的汽笛和喇叭，来到工厂的码头、站台，把经过加工的猪肉、鸡蛋、水果和各种猪副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面对着这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老一辈的职工思潮起伏，时常想起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和斗争的往事……

吸血魔鬼“牛大王”

这儿原是一块肥沃的滩地，面临滔滔东去的万里长江，背靠峰峦起伏的十里长山，土肥水近，菜盛鱼欢。六十年前，英帝国主义就象一头野猪闯进了这块宝地。

“和记洋行”的老板是英国人，名叫威斯蒂，原来是一个屠夫，在英国伦敦开了一片小肉店，杀猪卖肉。一九一〇年，威斯蒂空着两手，来到宝塔桥，倚仗英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挂了一块“英商南京和记洋行”的招牌，剥削起家。开初，这块招牌是空的，没有厂房，没有机器，没有工人。但他仗着帝国主义的兵舰和大炮，凭着他招摇撞骗和投机倒把的流氓手段，勾结上海英商怡和蛋厂和中国反动官府，垄断蛋品市场。平时，他们每两周“议定”一次蛋品价格，到了蛋品大量上市的季节，他们更是乘机杀价，大发横财。他还勾结农村的猪行、牛行、鸭行、蛋行，放

高利贷，“买青苗”，以最贱的价格把农民的鸡蛋、家禽抢掠一空。不到两年，从农民头上剥削了大量钱财，于是他就圈地盖大楼、造厂房，扩展对我国人民的血腥压榨。

威斯蒂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通过地痞流氓，把金川河一带的土地从一户户农民手里夺了去，唯有靠在厂区正南的赵忠田的两块菜地还没有圈进他的蓝图。他就勾结官府，威逼利诱，想把赵忠田的这两块地也弄到手。可赵忠田就是坚决不让，他坚定地说：

“这块地是我一家人的命根子，谁都别想动它一块土。”洋鬼子恼羞成怒，竟指使流氓恶棍把几十头肥猪轰进赵忠田的菜地里，这些肥猪进了菜地就吭哧吭哧、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嘴拱脚踩，不到一袋烟工夫，两块菜地就全被糟蹋了。赵忠田和附近群众看到这般情景，恨得牙根痒，气得肺要炸，男女老少，一齐涌来，面对那帮流氓恶棍，愤怒地吼道：“畜牲，你们太欺侮人了！甭说放猪啃菜，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休想夺去我们的地，赶走我们的人。”

没多久，威斯蒂就把从煤炭港到二仙桥沿江六百多亩肥沃的土地统统划上粉线，准备打桩筑围墙。赵忠田的两块菜地也给圈了进去，打桩的洞都挖好了。赵忠田眼看自己的活命地就要被夺去，他气得火冒三丈，往桩洞里一跳，挥动铁拳，对着威斯蒂和他的走

狗喊道：“你们有胆量的就往我身上铲土！”附近的许多受害群众闻声赶来，和赵忠田一起与威斯蒂展开了斗争。这些强盗见赵忠田钢人铁铸似地挺立在他們准备埋桩的洞里，看着附近的群众同仇敌忾，蜂拥而来，发出一阵阵怒吼，吓得倒退三尺，谁也不敢往洞里铲一锹土。

六十年前的这场斗争，虽然不能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但这一英勇行动却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破了威斯蒂的如意算盘，迫使他不得不将赵忠田的菜地圈在围墙之外，使原来所圈定的一块四方四正的场地不得不在中间凹进一块，成了凹形围墙和凹形厂区，它记录了南京人民早期反帝斗争的一次胜利。

“和记洋行”象一个吸血魔鬼，站在扬子江边，张开血盆大口，无穷无尽地吞噬着中国人民的血汗。它经常派出一千多人，在广大农村设立了三百多个“外庄”，每个“外庄”又通过当地的牛行、猪行、蛋行、鸭行，抓住一批牛贩、猪贩、蛋贩、鸭贩，把剥削的魔爪伸进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内蒙等广大地区。它每年要从中国掠夺肥猪五十多万头，鸭子四十多万只，耕牛一万多头，鸡蛋四万万个以上，还有大量骡、马、羊、兔和各种野味。就是这样，沾满工人血汗的金镑，象潮水一样地流进了威斯蒂的腰包。因为他在中国大肆掠夺，结果成了资本主义世界闻名的“牛大

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斯蒂还从中国大量地掠夺小麦、花生、芝麻、绿豆等军需物资，供给帝国主义豢养士兵进行血腥厮杀。由于他效忠英皇，大战结束后被英国女皇封为勋爵，后来又封为贵族。

威斯蒂发家的历史，是一部血腥的历史。他所占有的每一块金镑，都沾满了劳动人民的血汗。正如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

血 泪 洒 满 屠 宰 场

洋行做工苦楚多，
日日夜夜受折磨。
屠场如同活地狱，
工人血泪流成河。

这首歌谣，是对英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工人的无情揭露，也是中国工人对英帝国主义的血泪控诉。那时候，有多少工人被榨干了血汗，有多少工人被累断了筋骨。英帝国主义强盗掠走的是一车车、一船船沾染着工人鲜血的猪肉和鸡蛋，留下的却是一堆堆劳动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39页。

民的尸骨。

“洋行”里劳动条件极差。冷的地方冷死人，热的地方热死人，闷的地方闷死人，臭的地方臭死人，机器设备张牙露齿还要咬死人。

冷库是个大冰窖。库房内，冰天雪地，寒冷彻骨。冷库工人身上披的是麻袋片，腿上裹的是麻袋片，脚上包的还是麻袋片。每天，他们要在这里工作十几个小时，头顶的是冰，脚踩的是冰，肩上扛的也是冰（冻猪肉，冻家禽）。工人的两手冻得象胡萝卜，两脚冻得裂开一道道血口，扛着一百多斤重的货物，走起路来鲜血淋淋，一步一个血印！

屠宰车间犹如一个大闷罐子，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又闷又热又腥又臭。即使寒冬腊月，工人穿着单衣操作，也要汗流浹背。到了夏天，每天都要有几个工人昏倒。当昏倒的工人刚睁开眼，苏醒过来，工头就挥动鞭子逼着去干活，动作稍慢，皮鞭就上了身。

各种机器都没有防护设备，经常轧伤人、绞死人。有一次，童工何道全在车间劳动，衣服被皮带缠住，跟着，人也绞了上去，只听“咔嚓”一声，何道全的手臂给绞断了。十三岁的小童工倒在血泪中。英国大班马嘉德闻讯赶来，看看机器没有坏，调头就走了。他还无耻地说：“在中国，要找三条腿的蛤蟆不容易，两条腿的苦力有的是。”

英帝国主义贪得无厌，吮吸着中国工人的血汗，恨不得把工人的骨头都敲碎了熬油。他们强迫工人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而工人拿到的工钱却少得可怜，每月只有五吊钱(五百个铜板)。有的临时工，每天只能拿到八个铜板。就是这少得可怜的几吊钱，英国大班和工头还要巧立名目，层层剥削，不是儿子满月，就是老婆做寿，逼着工人去向他们送礼。谁不送礼，就要遭到训斥，摘工牌，丢饭碗。工人一天苦到晚，一年累到头，还是食不饱肚、衣不遮身。屠宰工人愤怒地说：“刀磨得象银子，裤子穿得象裙子，拿工钱时只落个名字！”

吸血鬼威斯蒂不仅在经济上残酷地剥削工人，而且还规定了许多压迫工人的制度，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他雇佣了几十个印度巡捕，设立了巡捕房，还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监视和镇压工人。

那时候，女工怀了孕，就象犯了大罪一样，生了孩子，就要遭到开除。检蛋场女工张美珍怀孕后为了不让发现，偷偷用布带捆扎肚皮，第一胎流产，第二胎早产，产后第二天就进厂做工，得了“产后风”，无钱医治，大人活活病死，婴儿活活饿死！

凶恶的洋行老板，拿中国工人当小偷，规定了搜身制度，只要工人出厂门，就要从头顶搜到脚心。厂门口专门设置了一排只容得下一个人走的铁栅栏，每天放

工，工人被迫排着很长很长的队，接受搜查。不论刮风下雨，也不论是男是女，都得解开衣服，让狗腿子浑身上下搜摸一遍，遭受他们的侮辱和欺负。青年工人王二虎，看不惯这班乌龟王八横行霸道，搜身时同工头顶撞起来，英国大班马嘉德兽性发作，竟指使巡捕把王二虎拖到修理间的千斤锤下，一锤砸成了肉饼！

.....

人说世间黄连苦，旧社会工人的生活比黄连还要苦三分。

长江水啊日夜流，
流不尽工人的苦和愁。
民族恨啊阶级仇，
牢牢记住在心头！

挥拳痛打洋鬼子

威斯蒂敲骨吸髓，残酷压榨；狗腿子为虎作伥，无恶不作。大班、买办、工头、打手，这伙恶棍象条条毒蛇，整天缠住工人。

屠宰工人董德宝在厕所里吸一袋旱烟，被巡捕吊打了八个小时，开除出厂！

打蛋女工赵桂兰，因为怀孕，工作稍慢，被工头拳打脚踢，坠胎惨死！

青年工人李志刚，没有给工头送礼，工头在放工搜身时，栽赃害人，诬赖他偷厂里鸡蛋，英国大班竟指使流氓打手把李志刚绑在厂门口，头顶撒白米，让活公鸡一口一口地啄食，直啄得他鲜血淋淋，惨不忍睹。

工友们眼看着自己的阶级兄弟惨遭迫害，恨得拳头捏出了水，眼睛冒出了火。

“难道能容忍大班、买办如此横行？难道能容忍这世道永远的黑暗和不平？”“不能，决不能。”青年工人孙达胜愤怒地说：“洋人、买办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不站起来和他们拚，就没有活路！”大家应声说：“对！我们再不能让他们任意折磨了。鬼子越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我们越是要挺起来，活下去。只有跟鬼子斗，才有我们的活路！”

一天，洗蛋场工头刁伍德无事生非，摘了女工俞根娣的工牌。这个姑娘气得伤心地哭了起来。她家在苏北农村，遭了灾荒，弟弟饿死，妹妹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她跟母亲逃荒到南京，好不容易才进了工厂。现在生路又断了，妈妈重病在床，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姐妹们听了她的哭诉，眼眶都红了。女工吴兰英义愤填膺，两道眉毛一竖：“别哭！找工头算账去。”

一下工，吴兰英就带着十几个姐妹，一人抓了一把马桶刷子，埋伏在巷口，刁伍德一露面，十多把马桶刷劈头盖脸地飞了上去。大家一边打，一边喊：“看你还

欺侮人不？”“一天不让俞根娣上工，就一天用马桶刷刷你！”刁伍德被打得抱头鼠窜。当工头的最忌这一手，害怕惹了晦气要生灾退财。为了不挨马桶刷，只好重新发还工牌，让俞根娣来厂做工。

这次小小的斗争，却大杀了工头的威风，大长了工人的志气。大家兴奋地说：“这帮坏蛋欺软怕硬，不给他点狠的，他不知道我们的厉害。”可是就在这时，又传来了二姑娘被逼惨死的噩耗。照蛋房有一位女工，长得水灵水秀，大家亲昵地叫她“二姑娘”。工头俞老九不怀好意，成天围着她转来转去。二姑娘不受利诱，不怕威胁，拒绝了俞老九的一切无理要求。俞老九恼羞成怒，摘了她的工牌，扒了她的号衣。二姑娘并不屈服，傲然挺立。她愤怒地说：“没有饭吃，喝冷水，饿死也不低头！”俞老九眼看这一招又要破产，就借口结算工钱，把二姑娘骗到写字间(办公室)，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企图强奸，二姑娘宁死不屈，用破钢精片割喉自杀了。大家听到二姑娘被逼惨死的消息，愤怒到了极点。“找俞老九算账去！”一呼百应，工友们象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照蛋房。俞老九这只狡猾的狐狸，见势不妙，拔腿想逃。孙达胜冲上去，飞起一脚把他踢了个狗吃屎，然后一把揪住俞老九的后领，象老鹰抓小鸡似地提了起来。这时，工友们蜂拥而上，复仇的拳头，雨点般地落在俞老九的身上。这个平时耀武扬威的地头蛇，

现在活象一头病猪，耷拉着脑袋，吓得浑身筛糠。奴才挨打，主子着慌，买办罗步洲慌慌张张地赶来解围。俞老九装出一副可怜相，连连求饶。女工吴兰英一步跨到俞老九跟前，大声喝道：“你欠我们的债，山一样高，河一样长，这笔血债一定要偿还。”“逼死人抵命！”群众怒吼起来……

二姑娘被逼惨死，工友们余怒未息。一天下午，老工人江有荣扛着两箱鸡蛋，艰难地向三楼库房走去。他已连续干了十多个小时，又累又饿，这时突然眼花缭乱，天旋地转，“扑咚”一声，连人带箱一齐摔了下来，鸡蛋滚了一地。英国监工比里斯看见了，举起皮鞭就抽。一缕缕鲜血从江有荣的嘴角、鼻孔淌了出来。比里斯这个畜牲还不罢手，甩起蹄子又是一脚。孙达胜眼看鬼子这样迫害自己的阶级兄弟，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刷”地一个箭步冲到鬼子跟前，大吼一声：“住手！”鬼子吃了一惊，没料到居然有人敢在他这个“洋大人”面前逞威风，他转身一看，见是一个中国“苦力”，轻蔑地说：“你是谁？你敢……”孙达胜不等他把话说完，把头一昂：“我是中国工人！你为什么乱打人？”“为什么？”这个自命为“中国通”的流氓狂笑起来：“抽两鞭子还要问个为什么，一个馒头能喂两条狗，你们中国人连……”

“放屁！”孙达胜圆睁虎眼，逼近一步，指着比里斯

的鼻子说：“你们英国强盗才是连狗都不如！丢块骨头给狗啃，狗还会摇摇尾巴；你们喝了我们多少血汗，却还乱咬人！”英国鬼子一听，绿眼睛变成了红眼睛。按照洋行的“规矩”，中国工人跟洋监工说话要远离三尺，还要先行一个礼。今天一个中国“苦力”竟敢指着鼻子骂“洋大人”，这还了得！比里斯暴跳如雷，举起手杖就朝孙达胜劈将下来。孙达胜是个硬汉，岂能容许洋鬼子逞凶狂？他眼明手快，奋力一挡，把鬼子的手杖弹得老远，顺势向比里斯的大肚子上猛击一拳，只听“哎哟”一声，比里斯四爪朝天倒在地上。工友们一个个放下蛋箱，拿起杠棒，围了上来，一双双仇恨的眼睛，喷射出愤怒的火焰。这个一直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洋大人”，现在居然被中国“苦力”打翻在脚下，这真是人心大快，工人们齐声喊道：“打得好，再给他几下！”比里斯吓得魂飞魄散，手杖也顾不得拿了，连滚带爬逃到大班那里报丧去了。

当天，英国大班便出了布告：“即日起，开除暴徒孙达胜，以儆效尤！”并命令巡捕房抓人。孙达胜在工友们的掩护下，怀着对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告别战友，离开了南京。

打这以后，大班、买办的法西斯统治越来越紧。马嘉德、罗步洲这帮坏蛋勾结中国反动官府，指使流氓打手，加紧对工人的监视、控制和镇压。巡捕头子何济凯

司，领着巡捕成天在“洋行”四周巡逻，便衣暗探，象幽灵一样在工人棚户区忽隐忽现。有多少工人被无故开除出厂，有多少工人被关进了牢房，又有多少工人被活活推下了长江！可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工人的鲜血是决不会白流的。听吧，这就是工人们发出的战斗的声音：

“和记”工人一声吼，
万里长江起浪头。
擦掉血迹揩干泪，
高举红旗向前走。

从此，工人的斗争烈火越烧越旺……

满腔仇恨化烈焰

一九二五年。

一天晚上，江有荣刚刚睡着，“笃、笃、笃……”的敲门声把他惊醒。“老江快开门！我是孙达胜。”“达胜！”江有荣又惊又喜，急急忙忙拔掉门闩，两双粗壮的大手，紧紧握住，久久不放。老江含着激动的泪花兴奋地说：“达胜，厂里的穷兄弟总算把你盼回来啦！”

原来，孙达胜从那次痛打英国佬以后就离开了南京，在上海进了日本帝国主义开办的三星纱厂做工，在党的指引下，投入了反帝斗争的激流，加入了中国共产